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八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記二十七 花石

春陵菊圃記 唐元結

舂陵俗不種菊前時自遠致之植於前庭牆下及再來也菊已無矣徘徊舊圃嗟歎乆之誰不知菊也方華可賞在藥品是良藥為蔬菜是佳蔬縱須地趍走猶宜徙

置修養而忍蹂踐至盡不愛惜乎於戲賢士君子自植其身不可不慎擇所處一旦遭人不愛重如此菊也悲傷奈何於是更為之圃重畦植之其地近讌息之堂吏人不此奔走近登望之亭旌麾不此行列縱參歌妓菊非可惡之草使有酒徒菊為助興之物為之作記以託後人并録樂經列於記後

平泉山居草木記 李德裕

余嘗覽想石泉公家藏藏書目有園庭草木疏則知先

栝所尚必有意焉余二十年間三守吳門一涖淮服嘉樹芳草性之所耽或致自同人或得于樵客始則盈尺今已豐尋因感學詩者多識草木之名為騷者必盡蓀荃之美乃記所出山澤庶資博聞木之奇者有天台之金松琪樹稽山之海棠榧檜剡溪之紅桂厚朴海嶠之香檉木蘭天目之青神鳳集鍾山之月桂青飂楊梅曲房之山桂温樹金陵之珠栢欒荊杜鵑茆山之山桃側栢南燭宜春之柳栢紅豆山櫻藍田之栗梨龍栢其水

物之美者荷有蘋州之重臺蓮芙蓉湖之白蓮茅山東溪之芳蓀復有日觀震澤巫嶺羅浮桂水巖湍廬阜漏澤之石在焉其伊洛名園所有今並不載豈若潘賦閑居稱郁棣之藻麗陶歸衛宇喜松菊之猶存爰列嘉名書之于石巳未歲又得番禺之山茶宛陵之紫丁香會稽之百葉木芙蓉百葉薔薇永嘉之紫桂簇蝶天台之海石楠桂林之具那衛台嶺八公之怪石巫峽之嚴湍琅邪臺之水石布于清渠之側仙人跡鹿跡之石列于

佛榻之前是歲又得鍾陵之同心木芙蓉剡中之真紅桂稽山之四時杜鵑相思紫苑貞桐山茗重臺薔薇黃槿東陽之壯桂紫石楠九華山藥樹天蓼青櫪黃心枕子朱山龍骨近于庚申歲復得宜春之筆樹楠稚子金荆紅筆密蒙勾栗木其草藥又得山薑碧百合

太湖石記　白居易

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拗秀出如靈丘鮮雲者有端儼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縝潤削成如珪瓚者有廉稜

銳巉如劍戟者又有如虬如鳳若跧若動將翔將踴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攫將鬬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磑若欲雲歕雷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烟霽景麗之旦巖㟧霮䨴若拂嵐撲黛靄靄然有可狎而翫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覼縷簇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為公適意之用也與公迫觀熟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胚渾凝結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

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
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騁怪
為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
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耶將尤物有所歸
耶孰不為而來耶必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
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陰曰牛氏石甲
之上乙之中丙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
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覩斯石

覽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㑹昌三年五月癸丑日記

秦國公石記　明歸有光

宋太師秦國衛文節公涇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一人參知政事文章議論有裨於當世宋史軼不傳公吾縣人也縣人能紀之當韓侂胄用事時公隱居十年於所居地名石浦闢西園纍致太湖石甚富至今往往流落人間然皆為屠沽兒酒肉腥穢可弔也獨其在學宫者為四方過客之所欽仰余居安亭江上往來陸家浜舟中

見冢間大石問知為秦公故物埋草土中無識者先時吏部侍郎葉文莊公亦石浦人其家子弟運致於此因購之葉氏載以二百斛舟沿吳淞江而下置於堂東學宮石世以為名品以余觀之殆如雕鏤耳此石旋轉作人舞而形質恢侂類鮇師所率之夷舞若以甲乙品第當在學宮之上嗟予公吾鄉之先哲余朝夕對之如對公矣前十年於閶門劉尚書宅得一奇石形如大旆迎風獵獵彷彿漢大將軍兵至闐顔大風起縱兵左右翼

園單于驃騎封狼居胥臨瀚海時也久僵仆庭中今立於西垣云

東門觀桃花記 王衡

蓋今人多偽為雅而吳俗尤甚蘭菊幾家置一譜焉次則君竹而友松第而至桃花極矣乃予性獨深愛桃花每春未嘗不游游必徧今年二月之十七日予與汝增約使人往探城四隅問花之所止而之焉具報東門外則步出東門踏菜花行望見一村居小有柳桃可觀則

酒醅與蒲席已次第設矣其居有小溪中桃花左右溪約有三四十株甚嫩美旣又移至吳氏庄庄宅與池相逺略同前而廣五倍之花碩大且繁中一緋色據水上者特異長楊數章列池外如偉丈夫衣冠拱手而護少女子于内桃花亦醉面垂垂傍水洗粧不輕見頭額也飲樹下留連久之顧日尚未晡乃復信步尋花其在水濵者墻角橋畔者菜花柳樹叢中者輒灑水施茵曰與而延客或遇之矮簷下及坑塹竈突之間則含酒滿舌

噀之曰為汝浣衣席暖更移酒盡復買忘其去城之遂遠也汝增曰夫桃價不堪與牡丹作奴人且以市娼辱之子何好之甚乎笑曰子品花乎品價乎夫價則百十桃者有之然皆如口脂面粉不粘人意刻畫緣繢人能盜天夫桃也遠而睇之光浮浮然近而即之若有暖暈馬蓋頌桃德者夭夭近之灼灼則已下矣擬之于春殆巽女乎陽出震而得梅桃與梅其得氣獨完故于香味色中具有别韻即刻畫緣繢者巧愈不似似愈不真子

舍是而貴夫盌盎拳握之觀何歟且夫天下之貴賤失所久矣餖飣貴而梁肉賤土偶貴而人物賤品題貴而考課賤桃之賤于子無惑也汝增無以對泚筆志其語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八十七 八

詳校官中書臣李　采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録監生臣鰲　圖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八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記二十八 以下雜記

登西臺慟哭記 宋謝翺

始故人唐宰相魯公開府南服余以布衣從戎明年别公漳水湄又明年公以事過張睢陽及顔杲卿所常往來處悲歌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遊今其詩具在可

考也余恨死無以藉手見公而獨記別時語每一動念即於夢中尋之或山水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之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悲不敢泣又後三年過姑蘇姑蘇公初開府舊治也望夫差之臺而始哭公焉又後四年而哭之於越臺又後五年及今而哭於子陵之臺先是一日與友人甲乙若丙約越宿而集午雨未止買榜江涘登岸謁子陵祠憩祠旁僧舍毀垣枯甃如入墟墓還與榜人治祭具須臾雨止登西臺設主於荒亭隅

再拜跪伏祝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又念余弱冠時
往來必謁拜祠其始至也侍先君焉今余且老江山人
物睠焉若失復東望泣不已有雲從南來渰浥渟鬱氣
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以招
之曰䰟朝往兮何極暮來歸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
咮焉食歌闋竹石俱碎於是相向感喑復登東臺撫蒼
石還憩于榜中榜人始驚余哭云適有邏舟之過也盍
移諸遂移榜中流舉酒相屬各為詩以寄所思薄暮雪

作風凜不可留登岸宿乙家夜復賦詩懐古明日益風雪别甲于江余與丙獨歸行三十里又越宿乃至其後甲以書及别詩來言是日風帆怒駛逾久而後濟既濟疑有神陰相以著兹遊之偉余曰嗚呼阮步兵死空山無哭聲且千年矣若神之助固不可知然兹遊亦良偉其為文辭因以達意亦誠可悲已余嘗欲倣太史公著季漢月表如秦楚之際今人不有知余心後之人必有知余者於此宜得書故紀之以附季漢事後時先君登

臺後二十六年也先君諱某字某登臺之歲在乙丑云

滇南慟哭記 明王紳

先公以洪武五年正月奉使雲南招諭元梁王六月抵其境六年遇害至二十五年不肖孤紳竊禄西川屢請于蜀王殿下二十八年冬得旨十二月朔日戒行次年二月二十三日到滇次日叅見岷府退謁藩閫文武大臣及土人士友並以情事為告闞者閔之競為咨訪二十五日有僰人畫工何仁可年七十餘來言親炙先公

於佑聖宮甚久至繪素之事亦多經指授且云初來時梁王甚加禮敬府僚大臣若司徒達爾瑪參政喻金閭高撫慰輩尤所尊重凡見梁王必以天命所歸人心所屬之理為之開說退諭其臣僚尤加委曲梁之君臣亦知元社已屋皆有降意時元之孽王逋逃朔漠者遣侍郎托克托自西蕃來通好索援且刼以危言必欲殺我使以固梁王意梁王不忍遽絶於我朝乃匿先公於民間托克托聞之誚曰國家顛覆而不能救反欲遠附他人邪

躍馬而起梁王不得已遂出先公以見之托克托欲加屈辱先公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爝火餘燼尚欲假息以與日月爭光邪我將命遠來豈為汝屈今惟有死而已或解曰兩國交爭不罪來使不從則遣之彼何罪焉況王公才器天下無雙宜有以全之托克托曰今日雖孔子在義不可留梁王不能救先公復顧梁王謂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亦不聽遂遇害時為臘月二十四日未申時蓋焚人以此日為節日故久

不忘也諱曰城中父老士女莫不垂涙達爾瑪既陳奠祭左右具衣冠殮之以禮即日舁至地藏寺北漏澤園化之以火諱所則今之觀音寺前三市街言訖引至漏澤園擗踊設奠是夕宿地藏寺自此連日至彼展哀至二十七日紳别訪南關董金剛保以合其説葢以先公嘗主其家故也金剛保亦引至觀音寺前指以諱所號慟閧市人競來至閒中有蘇奴者前言棺木實其家所備葢其兄處時為元帥故達爾瑪一以後事委之其言

遺事略與仁可同但奴則云火化在小南門城濠邊復引至歷指其處哀未止有僧從西來自云年百歲口述遺事甚悉紳拱問化後遺殖何在僧言彼時上下恟懼誰復道及此者三人之言遺殖並同自是士民僧道多來稱述先公容貌言行嗜好製作動靜僕從皆可稽但無能知夫塋所者因姑設次爲位於地藏寺之東夾室越明日漏四下陳設於寺門外告祭于雲南府城隍里社寺伽藍等神備述情事之由禮畢奉新製木主就覲

音寺前諱所盡哀題禮畢迎回地藏寺位次昧爽行正祭禮先是布政張公紞參議范公祖嘗訪先公節行於臨安儒士賈寬寬達爾達理容也故獲侍先公最密因言曾有詩見寄可考曁紳至張公即命迎寬三月十日寬至所言與前頗同乃云化後達爾瑪巳使葬于地藏寺之旁後十許日寬往哭之止見平土而不結丘隴自國兵來陵谷變遷巳不可認迄今犁鋤𦔳臻屋廬相望想像亦不能得其髣髴也寬又云先公前館于報國寺

後因托克托至遂移館于春登楊氏家平日杜門不接
人事惟讀書著述有文集二大册達爾瑪録本藏于家
後併原槀不知何在寬年高質重所言似非虛妄者又
沅士錙有年近見宜梁民李鋕鋕自言其父起宗為元
樞密院都事好士而知書曾延先公於家甚久後事皆
其經理今墓所惟鋕知之有年前任沅庠時常接見先
公故聞之甚留意越半月紳至滇有年即來告且為書
招鋕十一日鋕至口述遺事亦悉又舉先公題其竹軒

三絕句遂導至鄂爾多東門外之百步指羣塚千百而言曰大略記在此處而羣塚盡遭發掘無遺者紳見其年少不敢盡信又見頗能記憶亦不敢不信遂於其處仰天大慟次日於羣塚旁擇曠地仍設次為位迎神主陳祭祭畢復奉歸寺之元次越十日奉神主而迴嗚呼哀哉紳之初志鋭欲訪求遺殖歸塟先隴以襄大事不幸歲久事殊以至此極雖粉身碎骨亦不足以贖其辜他日何面目見先公於九泉哉擗踊之餘因忍死備記

于簡以誌不忘終天之恨且使後世子孫有以知其荼毒嗚呼痛哉

渤泥入貢記 宋濂

濂承旨禁林日福建行省都事沈秩來謁曰洪武三年秋八月秩與監察御史張敬之寄奉詔往諭渤泥國冬十月由泉南入海四年春三月乙酉朔達闍婆又踰月始至其國國王馬合謨沙僻處海中侶傲無人臣禮秩令譯人通言曰皇帝撫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隊無

不奉表稱臣渤泥以彈丸之地乃欲抗天威邪王大悟舉手加額曰皇帝為天下主即吾之君父安敢云抗秩即折之曰王既知君父之尊為臣子者奈何不敬亟撤王座而更設鄉几寘詔書其上命王帥官屬列拜於庭秩奉詔立宣之王俯伏以聽成禮而退明日王辭曰近者蘇祿起兵來侵子女玉帛盡為所掠必俟三年後國事稍紓造舟入貢爾秩曰皇帝登大寶已有年矣四夷之國東則日本高麗南則交趾占城闍婆西則吐蕃北

則蒙古諸部落使者接踵於道王即行巳晚何謂三年
王曰地瘠民貧愧無奇珍以獻故將遲遲爾非有他也
秩曰皇帝富有四海豈有所求於王但欲王之稱藩一
示無外爾王曰容與相臣圖之又明日其相王宗恕來
曰使者之言良是請以五月五日成行闍婆有人間王
曰蘇祿來攻王師師却之今聞歸誠中國無我闍婆矣
王惑之秩復走見王王辭以疾秩大言謂宗恕曰爾謂
闍婆非中國臣邪闍婆尚稱臣於爾國乎何有使者朝

還天兵且夕至雖欲噬臍悔可及乎宗愬悚然曰敬聞
命矣乃入白王王大會其屬共議遣亦思麻逸等四人
入朝臨發王以金佩刀吉貝布為贈秩毅然辭之王顧
近侍曰中國使者廉潔乃如是邪闍婆來人誅索無
厭況强之而不受邪爾曹宜效之秩以涉海萬里不可
以無紀乃與敬之各賦一詩王大悅書於板中懸之既
與王別舟行至海口王又惑左右言令人與亦思麻逸
曰使者不受刀布爾等必不還矣秩恐王不喻復走王

所反覆譬曉之王曰使者之言如此予中心釋然矣王舉酒為別酹酒祝曰願使者蚤還中國願亦思麻逸蚤歸敝邦秋八月十五日還京師十六日以亦思麻逸等入見錫宴於會同館已而遣歸寵賚其王甚厚云其所貢物鶴頂生玳瑁大片龍腦米龍腦黄臘降真諸香其表用金刻番書髣髴如回鶻書其文鄙陋不足觀皇太子牋用銀牋文與表相類其地炎熱多風雨無城郭樹木柵為固王之所居若樓覆以貝多葉王綰髻裸跣腰

纏花布無輿馬出入徒行城中人不滿三千家多業漁剪髮齊額婦人衣短衫僅蔽胸背腰繫花布散髮跣足其物產則吉貝黃臘降真龜筒玳瑁檳榔煑海為鹽漉椰漿為酒無稻麥捕生魚蝦蟹食之兼食沙糊沙糊者取樹實為漿澄汰之如粉食之能不饑食無器皿以竹編貝多葉為之食畢則棄之畨書無筆札以刀刻貝多葉行之事佛甚嚴以五月十三日為節國人亦於是日作佛事若有燕饗則刲羊豕鷄鵝鳴鼓擊鈸以為樂此

其大凡也先生職在太史願爲詳紀之以昭聖化所被之䟦濂聞渤泥在西南大海中所統一十四州去闍婆四十五日程去占城與摩逸各三十日程去三佛齊四十日程歴代未嘗朝貢故史籍不載至宋太平興國二年其王向打始因商人蒲盧歇遣使咢使副蒲亞利判官哥心等齎表來貢元豐五年二月其王錫理麻喏復遣使如前自後輒不聞元有國百餘年亦不復至方今聖人在上威德之所被無遠不屆璽書一頒輒稽首臣

順稽之往古允謂過之至若秩等奉宣德音辭令所加足以讋服其心亦可謂不辱君命者矣其事宜書以俟他時修國史者采焉秩字仲庸湖之烏程人敬之字某某州人二人協心謀慮無役不偕故卒能成功云

表文云渤泥國王臣馬合謨沙為這幾年天下不寧靜的上頭俺在番邦裏住地呵沒主的一般今有皇帝令有使臣來開讀了皇帝的詔書知道皇帝登了寶位與天下做主俺心裡好生歡喜本國地面是闍婆管下的

小去處怎消得皇帝記心這幾日全被蘇祿家沒道理使國將歹人來把房子燒了百姓每都喫害了託著皇帝詔書來的福廕喜得一家兒人沒事如今國別無好的東西有些不中的土物使將頭目每替我身子跟隨著皇帝跟的來的使臣去見皇帝願皇帝萬萬歲皇太子千千歲可憐見休怪洪武四年五月渤泥國王臣馬合謨沙表

代祀高麗國山川記　宋濂

皇帝受天明命丕承正統薄海內外罔不臣妾德流惠
敷浹于神人粤洪武三年春正月二日癸巳上御奉天
殿受羣臣朝乃言曰朕以菲德惟天惟祖宗是賴位于
諸侯王兆民之上郊廟祀享之禮朕不敢不恭然而名
山大川能出雲雨以澤被生民者朕於報祈亦罔或弗
欽迺者高麗國奉表稱臣已封其君為王爵錫以金印
而其境內山川未遑致祭非一視同仁之意儀曹其議
行之于是禮部尚書臣崔亮郎中臣趙時泰員外郎臣

簡以權主事臣黄肅相與具牢醴播幣選志慮凝一可
通神明之士充使者以行有司遂以臣徐師昊名上既
復命上出宿齋宮七日始御翰墨撰祝冊至十日庚子
昧爽右丞相信國公臣徐達率文武百司序立龍墀之
左右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復履前殿默思久之方持香
以授臣師昊置彩輿中導以音樂出奉天門上親迓玉
趾送之臣師昊受命惟謹以夏五月二日甲子至其國
某日甲子為壇三成於南門外攝行祀事其國王王顓

曁諸陪臣先後駿奔以竭顯相之義當祀之晨天氣晏清海波不驚祥雲瑞飈迴旋上下宛若神靈來歆來格僉以為天子不鄙夷遠民龍光下被人神具欣雖鳥獸魚鼈之屬亦得翔泳於至化之中其於慶幸古所未覩爭欲勒文於石以垂示於無窮臣師旲聞之自古帝王以天下為一家雖海外要荒之地視如咫尺則公羊高所謂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者固其宜也肆惟皇上撫有萬邦壹遵先王成憲其有事遠徼山川如此之嚴者豈

有他哉實為東民徼福使風雨以時年穀順成物無疵癘而已書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神既歆厥明德洞達無閒昭報嚮答當有洋洋臨乎其上者矣臣師昊不佞請書是以為記以昭宣上德軫念遐方之氓不翅中國者當與東海相為無極云

賜印章記 楊士奇

仁宗皇帝賜印章二其一範白金廣方寸文曰繩愆糾謬蓋臨御之初名少傅臣蹇義少保臣楊士奇至思善

門諭之曰卿二人自吾監國時相輔翼甚厚今不可以薄但吾有過舉如未得即見可具述其故以此封識進來賜義與臣各一章且各賜小素揭帖百俾進所言蓋求益於下之切也又名義與臣各賜象牙圖書一臣得楊貞一印皆有璽書蓋念其嘗效分寸之勞也宣宗皇帝賜方寸銀章二其一文曰貞一居士蓋取先帝所賜貞一章而舉二字賜臣為號也其一文曰清方貞靜時覧貞一章既顧謂臣曰此先帝之灼知汝也然吾知汝

亦非淺指清方貞靜謂臣曰此汝之所有而吾所素知也遂以賜臣又諭之曰士奇必以所輔先帝者輔我臣叩首對曰不敢不竭盡愚誠既拜受賜時皆以為千載之遭際希濶之大恩也蓋仁宗初賜臣二人繩愆糾謬章後數日亦賜夏原吉臣冒昧進曰臣與楊榮金幼孜實同職任令賜不及二人幸天恩均之言且再三遂賜榮幼孜同一章至宣廟賜清方貞靜章是時蹇義楊榮胡濙皆有賜其文則各因其人而不同於乎仁廟求益

之誠切微勞之不忘與宣廟之不改父臣而褒寵之加厚皆自古寡見今二聖遠矣臣之孱弱愚劣終不能効裨益萬一徒捧遺賜而永慟謹志之以示子孫俾珍襲云

御賜承恩堂記　楊溥

皇上嗣登大寶嘉念蒼生期底雍熙圖任老成人彌綸治化少師吏部尚書蹇公實為之冠宣德七年秋詔有司若曰予有輔臣粵自先朝偉著德望曁予今啟沃居

多予于庶政咨焉予于庶官審焉克允克諧實惟其人欲新厥居以稱予優禮之意其繪圖以進有司明日以圖進弗稱又明日更為圖進弗稱上乃自規畫授有司乃卜地於都城東南厥位維陽厥土維剛揀材於肆厥木維良厥石維貞陶旊維堅乃卜日之吉鳩工並作衰高以平築虛以實引繩縮版以垣厥周乃建厥堂翼之以室乃闢厥路重之以門甓之甃之塗之沐之不踰月告成祀先有廟禮賓有館庖有廚汲有井有庫有廏以

儲以牧輪奐咸美百用具備復命大臣燕飲以落之有核酒醴咸出大官公謂翰林學士楊溥曰昔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當時善頌善禱者見稱于君子子何以語我溥不敢以不敏辭乃酌而祝曰惟天祐國家乃實以賢哲簡畀平格復錫以壽若周之畢公策名文武之世相成王相康王永光周室公歷四朝進位師保享高年輔聖天子丕隆太平之運溥於斯為國家賀又酌而祝曰明盛之世惠歸之德君子享多福而民咸樂其

樂是以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乃惟康侯溥於斯為天下蒼生賀又酌而祝曰福善之報惟有德於民者為盛古者名臣輔君致治實功允德孚達神明身被光榮澤流子孫與國同久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溥於斯為公賀公酌而復曰聖天子之恩篤不敢忘子亦可謂善頌者矣謹名其堂曰承恩堂請書此以為記

漢南北軍記 王禕

南北軍漢制也漢受明命撫方夏乃西顧卜宅作都長

安城闕宮室光明神麗固足以備國制而昭皇威隆上都而觀萬國矣重惟天子之都宜有重兵所以壯根本而嚴衛翼者庶其在此蓋上天之象以羽林為天軍黄帝之聖以兵師為營衛王者規天法聖則爪牙之衛詎可缺諸高皇帝以神武之資躬提三尺糾集義旅汎掃宇內天戈所麾蓬孛消釋五年馬上蝨鞮鍪而汗介冑縛嬰斬羽天下既混為一任罷之兵佚諸農晦巴渝北貉無勤遠人卧鼓包戈將與天下元元相安于無事矣

然而强宗豪姓盤互關東而材官騎士散在郡國必虎符羽檄召而後來帝室皇居苟無武卒銳士以衛翼之殆非所以防未然而窒不軌此南北軍之所為置也南軍所以衛宮城者也主之者衛尉其屬有南北宮二衛士左右二都候南屯公車蒼龍玄武北屯朱雀東明朔平八司馬凡衛士二千四百六十九人然衛尉主兵殿外而主兵殿門內則為光祿勳其屬有左右五官中郎將虎賁羽林郎左右監凡衛士三千四百六十一人北

軍所以衛京城也主之者中衛其屬有中壘越騎步兵長水射聲屯騎胡騎虎賁八屯校尉而胡騎不常置惟中壘射聲虎賁屯騎在城中餘屯則皆留城外總凡軍士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而胡騎虎賁所領士數無所考大抵衛尉主南軍以衛宮城實居乎內中尉主北軍以衛京城實居乎外相為表裏其勢嘗相均然亦使之自相為制焉以史考之北軍在外而或兼乎南軍南軍在內而常重乎北軍何也國有大故則北軍亦環宮而屯

故五校嘗入為宿尉之兵是北軍或兼乎南軍也吳漢之襲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以送葬而不易於發南軍是南軍常重乎北軍也豈其兼乎南軍者在外之兵多重乎北軍者在內之兵精故與然古者內兵不外出以根本之當壯衛翼之當嚴也漢初猶存古意南北二軍未嘗出雖嘗出矣而其出未嘗遠高帝十一年發中衛卒軍灞上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軍長安故曰雖出而未嘗遠也至于武帝始以衛尉擊南粵宣帝又以羽林

佽飛諸兵擊諸羌厥後自明帝至順帝南軍遠出者二北軍遠出者六而高帝建軍之本意於是廢矣竊嘗論之天下形勝惟地與兵漢都長安阻河山之險左殽右蜀太華涇渭表裏襟帶金城千里隱然天府之國矣而南北二軍負城環宮路佖而營列棋峙而星布平居無事則虎視眈眈四征不庭則如火烈烈戎心肝膽戰栗駭落孰敢弗率以干我天威可謂兵形地勢兩兼得之於以鎮安四方鞏固萬代永永無斁高帝之貽燕於厥

子孫者神謀聖略何其宏遠也是用著其監軍之本意以貽後世若乃官名之更革損益先後不同士卒之調遣增減始終有異已詳於簡牘者兹不復書

核邊記 王維楨

今天子念三邊之氓數罹寇害歳誡邊將慎防無令寇入即入奮死戰一創害止意至勤懇矣然終不止此非直敵勢盛也弊在將怯而罰不逮功罪溷而法未之章也嘉靖乙巳七月二十三日寇兵二萬餘騎結營邊外與

三營兒河甚近諜復入冦覘者以報榆林總兵吳瑛瑛即以報總督兵部侍郎張公珩明日瑛與副總兵李琦併將兵出榆林榆林巡撫都御史張公子立主糧餉即檄所至給軍食時總督以防秋住花馬池聞即發所部將在花馬池者四將軍往擊之瑛故狡智多筭度冦入必自寧塞營寧塞則遊擊將軍張鵬分地伏冦彼自當我即往必與賊先鋒遇接戰乃與琦故回遠出乃並波羅堡又並威武堡又並清平堡逶迤遷延不與賊兵直

及二十六日冦果由寧塞營穿牆擁入張鵬不能禦匿
避之初冦入寧塞也以為旁有伏軍顧慮不敢前及至
新城池四望不見一人遂揚揚南馳無復畏忌而李琦
自清平堡與吳瑛分行至靖邊營忽值冦冦圍琦急琦
度不免殊死戰延綏遊擊將軍龍登固原遊擊將軍葛
守咸以總督遣適至而分守延綏西路叅將楊銳亦領
兵來與兩軍會咸奔救琦冦見兵集多度不勝解去琦
得免琦面中賊矢一所殺冦亦數人瑛鵬軍不知所往

陝西總兵王縉寧夏總兵李義與登宇軍同遣以為賊犯所自有當乃故逗遛後登宇期登宇以二人同遣不至李琦力免于難又甚恐乃與楊銳等各頓兵不擊賊行但依險自保而已于是賊益狂馳趍利直抵園林驛岔落川諸處縱兵四掠亂如沸湯蓋踰保安犯安塞末至延安僅百里耳民居此所者以為山谿嶮巇冦故不能到不為備而諸將又不為遮狹截突以故冦得極意盜暴盤留十餘日而去至八月七日復自所入寧塞營

穿牆故道出亦不見我軍一人冦出邊有司籍冦掠男女四千四百五十有四馬驢牛羊十四萬五千二十有四殺傷男女一百七十有四其蹂躪田穡燔燬室廬刼取衣物皆稱晝不可數計葢自庚子固原之難此其尤慘者也諸將懼以為違將令内地殘傷若此罪不赦乃交相約莫如襲庚子故智部各偽為敵首各為書偽稱戰得敵首若干級罪如此得釋遠者騎傳近者面結謀定咸奏報總督隅遠不為察而撫臣雷同不肯發奸當

是之時巡按御史曹公行部次慶陽慶陽距今冦所三百里而近聞之大憤絶惡諸將于是上書劾諸將曰臣今觀將不擊賊而善脱罪陛下即欲令安邊胡可得哉大冦至不擊彼且謂將偶值怯他固有强時至聞吾軍以誣功脱罪將輕狎眇小以為若竟不我戰歲侵月掠無有休已邊圉之勿靖坐此耳今八將軍軍合二萬餘人視敵衆亦相當竟令冦得意去此亦可曰衆寡非敵耶寔則受命懷螫耳有將如此不如無有請法之其詞㣲

連撫臣獨不逮總督有以也書至天子使給事中鮑公往視之驗如御史言不鮑公還報天子怒詔捕下吏治七將軍咸論如法總督撫臣亦皆不宥惟李琦以與賊戰少有功獲賞焉事已曹御史名大顯於是人稱曹御史以為彼將帥者皆有倚苟有罪輒解曹御史責諸將諸將不得解此其忠義心誠格于上下無疑阻也史維楨告在里閒其事甚悉謂可懲往示來為記始末如此而闗中人又言曹公明法立斷不徇習容容宗室惟煸

者鷙害人也殺人父子燔其尸無驗監司屢以上命即
訊不服歷十三歲而曹公至一訊輒服奏置于法他若
明任世英之誣雪梁彥章之寃伸曹登之枉折閻宗萬
等五人之疑具在須口死者獲生滯者獲决此非持劃
犀之劍照膽之鏡者弗可能也予觀曹先生狀貌逡逡
不振矜先物乃行事顧若此敢任人誠不在外僞哉

七月西征記　宗臣

戊午五月海冦既平於是悉罷諸所入戍者先是粵兵

三千以丁巳十月徵至戍省中督府至亟下采金牛酒勞之已而冠至檄其往不往也匿之民間而督府既已檄閩兵勦賊歸矣於是粵兵嘶會其酋長以千金為其二子取婦欲去遂日夜請之督府督府業已厭之請上罷去而檄予督之西時七月六日也故事名兵餉金咸頒之酋長酋長輒匿其半而半給之以故任其掠不問予於是名其酋長跽之庭誡之曰而提三千人食我四萬未聞其逐一賊也若後匿羣酋金任其掠者吾且縛

而千金婦致之闕下於是酋長大懼出則嚴戢其羣毋掠予至延平聞其不掠也輒又厚遺其酋長牛酒是時汀守徐君使使來問粤兵狀予報以尺牘其詞曰歸自建安則有護軍之檄矣其人咸虎而戟日夜繩之僅不掠塗然亦其塗之人徙其雞犬孥孺而内之他所故免足下幸傳檄塗居者毋縱鷄犬不收毋不能一時去其孥孺以為護軍使者憂也再二日至將樂羣酋之至也咸舟至將樂則陸是時秋炎羣酋畏炎不日馳而夜馳

予與之共馳輿不雞鳴不停也葢十日而至石牛石牛去汀百里其地故有塾云塾師閩虜酋至輒匿之山中而獨留其學子而髫者守笥酋睨其笥不知其書笥也持刃劈之見其為書則又碎其書於是學子頓足而泣亡何酋又網其池魚學子者業不知畏酋也既已怒已又闚其網魚輒大呼曰容兵作賊因裂其網投之於是酋大怒即手縛之而訴之酋長曰是子竊吾刃也酋長信之既已縛之一夕明日驛吏入言狀予怒命從事往

讓酋長酋長懼而詰人安在則已繫而去之三十里矣於是追釋之又二日至汀徐君又大勞其酋長及羣酋以去自省抵汀蓋千里而二旬始至其所經雖少焚刧然鷄鴨魚鼈門屏廬竈蕭然矣出瑞金遂益大掠而予閭從輿中問父老父老輒為予泣曰吾民之苦容兵甚於盜也夫當事者走千里召外兵擊賊豈不至急民哉及其至乃不肯發一矢徒攫金而歸也歲費帑金數萬即道塗斗酒又半之矣卒乃使其民憂嗟怨歎若覩賊

馮嗟乎後之談客兵者愼念哉

九月西征記　宗臣

予以八月二十八日出闈則泰寧報粤賊急予即下檄邵延谷郡邑兵夾勦而身與數騎星馳而西至延則賊已殺泰寧簿又擄其衛使楊予曰事迫矣於是檄歸化兵截其西邵武兵防其北將樂兵阻其東而謝倅時視事永安則檄謝督兵截其南馳至將樂會使君顔使君留將樂防賊之東而予督數百騎徑趨歸化至白蓮驛

則賊已逼紫雲臺矣臺去白蓮六十里歸化永安沙縣谷百里而歸化又賊入汀歸粤之要塗也予以是夜馳至檄其邑兵五百粤兵二百付李丞蘇簿及豐從事馳之紫雲兵急不及餐而予取邑父老米三十石令健兒數十肩隨之賊是時已據紫雲數日延平衛使劉周率其衆與賊戰賊佯敗衆逐之賊伏起環戰遂殺我兵數十人已乃閧歸化兵至輒驚走先是賊過歸化歸化人善弩輒射殺數人賊遂逼至語人曰吾過延平兵卧而

戰遇永安兵坐而戰遇歸化兵立而戰蓋懼之也賊既
追而歸化兵追之遂逼永安永安在萬山中而積穀寮
人最悍於是謝倅檄積穀寮人三百出戰擒數十賊獲
大旗追至百里不及而歸而賊遂夜從上杭歸粵會上
杭兵又追擒之謝倅馳報予於是勒回所遣歸化兵罷
豐從事還郡明日遂發歸化至白蓮其丞廣陵人也老
而被創覩予流涕予詰其狀則曰賊從泰寧來乃徑至
驛去其鼓而登堂而朱衣者蓋少年美丈夫也是時驛

中人惶急走而丞負橐金匿之暗室中少年問丞安在於是羣賊四索曳出之欲鞭之而少年止之曰丞老矣速取金來宥女於是驅而之賊中少年獨坐上坐見丞跽輒以手扶之起曰此官人也遂呼之官人與之坐而列所掠諸婦於旁諸婦有抱兒者輒自乳其兒其兒啼少年輒啖之果代抱之而諸婦如對其家人不懼也少年謾言曰公以我為賊乎我非賊聊與二三兄弟訪故舊此中不免取斗酒為諸父老費而何當事者以我為

賊而勒官兵捕我也公不聞泰寧󰀀與衛使之事乎即口不畏兵然時時遣其從外瞭瞯兵至輒錯愕耳語起矣予曰女奚策而歸曰賊既已解去腰間槖金而丞之子復以十金跽進遂釋丞然初索之暗中時已被三創矣而諸婦之家亦各進金放去余因太息曰嗟乎世言賊難圖者豈不惑哉夫丞畀官耳而畏不敢縛止利其數金此其志非雄桀可知矣且賊號千人實不滿二百又多老穉其間方初入寇時使有司者僅得中智之士

率健兒善射者數百人扼其要而伏以待之可一鼓而擒也乃張簿以輕進覺楊師以貪功縛劉周以失險潰此何說哉此何說哉予又聞賊之初至泰寧也泰寧故無城而簿遂率諸健兒出戰簿亦衣健兒衣賊不知其簿也已殺始知其簿遂駭而走而楊善之逐賊也會有部兵獲一賊級善奪之譟而散而賊遂擒善以去然則楊之罪甚矣甚矣世人覩賊殺簿禽使以為桀不可禦是豈賊桀哉予還將樂與顏使君大怪之而因采掇其

事以見賊不足慮而當慮所以禦賊者嗟乎是亦予之罪也夫

西門記 宗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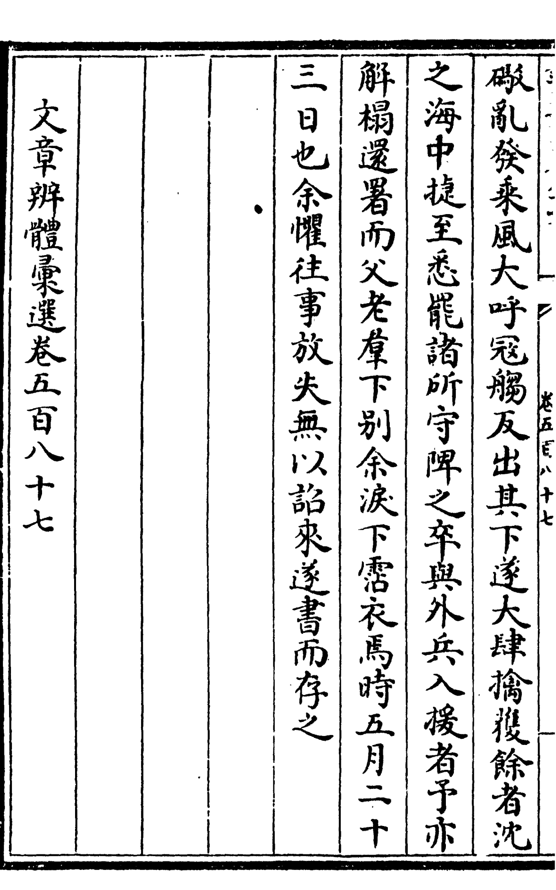
戊午四月既望予至自汀是時都御史阮公被逮北去島寇直犯閩安省中人惶急走而諸大夫日議守城事遂以予守西門城凡七門而西門者芋原橫塘南臺之所取道也先是有司悉部勒諸父老子弟守陴予登陴則悉罷諸所貧者疾者孤而懦者留其壯與之約曰晝

則家夜則陴擊柝嗚橈而懸火陴外不如約者以軍法從事㑹明日報寇將至六門咸閉矣而城外人數十萬大呼祈入予遂日闢西門入之晨起輒坐城上列健兒數十人於門人詰而入而牛馬鷄豚羣羣薄吾坐不問也容有言闢門誠善獨柰何不虞奸人哉予曰容休矣予辦此矣即有奸人者吾任之於是為檄召城外百里所蓄薪穀悉徙之城中不徙者吾縱亂兵焚之而壯夫有不肩薪穀而入吾門者不得入於是城外薪穀日以

萬石塞門矣城外人食城中者不下十萬城守凡五十日而斗米不增一錢蓋以多故而議者謂城門外廬逼城者恐賊至焚之以攻吾門於是凡有廬而近者輒命焚之煙裊裊四起廬者環泣不止也予則止西門之外之廬不焚下檄曰冦至五十里爾其自焚吾不忍為爾焚也其有樹於城側者議者恐冦至登樹闞我於是下伐木之令護戎者持斧環城伐之至西門余偕護戎出視粟百株梨百株垂垂實矣護戎請斧余止之曰毋伐

即寇至何能登此柔幹哉凡城不屋其上而闉城則屋蓋其城故積沙不屋則雨浸善壞而議者謂城而屋不便擊寇也於是每楹輒毀其一路寇至則立之屋上擊寇予笑曰兵不能雄之行間而能雄之屋上哉且一雨而千楹何恃也遂止不毀而外郡以援兵至凡二千人咸予所部兵也余令護戎日督之野習射夜則分屯之堞門五人一爨十人一人下堞取薪不取薪而下堞者以軍法論以是兵戢不擾而邵武部兵之出守西夾江

也至則咸病臥村墟中予命楊生急馳而人劑之遂起是時冦已陷福清福清人攜孥息至者日以千計而鎮東之於福清近也冦既去復攻鎮東鎮東人善守以故不可拔別分一兵冦興幾拔會當事者提兵至遂解興之圍而冦之冦泉也巡臺被戎督守遂解去往往出游兵伏擊有所俘獲以歸當是時興泉之冦已南而鎮東者尚屯海上意揚揚甚得也會督府馳至則檄兵數千連數十大艘要擊之冦輕我輒駕大艘逆我而我兵奮怒弩


礮亂發乘風大呼冠艣反出其下遂大肆擒獲餘者沈之海中捷至悉罷諸所守陴之卒與外兵入援者予亦解榻還署而父老羣下别余淚下霑衣焉時五月二十三日也余懼往事放失無以詔來遂書而存之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八十七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八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記二十九

衛公故物記 唐韋端符

三年冬端符於三原令座中揖其郡官有容曰某丞李謂端符曰是衛公之冑也其家傳賜書與他服器十餘物者訖識端符即丞居為容謁丞延入就次端符因跪

請曰籍君僕射公之嗣固願見僕射公之烈之多其事辭雖史記或闕略具天下耳舌矣聞君世傳文帝詔與公服物者願得以觀丞慘然曰諾即其家傴僂躍步奉賜書一函他物一器出發視玉帶一首末為玉十有三方者七挫兩隅者六每綴環焉為附而固者以金丞曰傳云環者列珮用也玉之粹者若含怡然澤者若渙釋然公擒蕭銑時高祖所賜于闕獻三帶其一也素錦袍一其襟袂促小裁製絶巧衮光爛爛如波旁出紫文綾

襖一促製小袖如袍其爲文林樹於上其下有馳馬射者又雜爲狻猊虎貔槖駝者靴袴一住來爲鈎屬鎖靭之疑非華人所爲也自始傳於今莫能名其物象笏一差狹不類今笏者佩筆一奇木爲管韜刻飾以金别爲金環以限難其間韜者火鏡二大觿一小觿一筭囊二椰盃一蓋常佩於玉帶環者十三物者亡其五有存者八大帝爲兒時與公子某年上下文帝命居宫中侍吾兒戲即賜以皇子服物黄綾袍緋綾袍皆爲龍鸞文素

錦襖綷五色為花若鳥者素錦半袖小笏皆緻巧功良今工之為不能也文帝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辱勞苦信必威賞而已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理也既公疾親詔者數四其一曰有晝夜視公病中老嫗令一人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丞白權文公視此詔常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邪端符既畢觀中若有物擧惻其心者于玉帶見遠方致物而上不專有以賜有功也於文錦衆物見其時之工志功不忘靡也於賜公子以皇

子衣服見視臣如丈而游兒也於詔征討見擇將材付將職也上嘗不曲制其事旁他可動哉於問公疾見上答憫公如家人之視子姪也公之勞烈如是其大固有以感之獨推其運吾不信也丞曰子觀吾故物異他人之觀一似動色隱心者於霜露變時每閱省是物人雅為子工文辭幸為記吾得觀以慰吾慕思也故曰記衛公故物

先秦古器記 宋劉敞

先秦古器十有一物制作精巧有款識皆科斗書為古學者莫能盡通以他書參之乃十得五六就其可知者校其世或出周文武時於今蓋二千有餘歲矣嗟乎三王之事萬不存一詩書所記聖王所立有可長太息者矣獨器也乎哉兊之戈和之弓離磬崇鼎三代傳以為寶非賴其用也亦云上古而已矣孔子曰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衆不可蓋安知天下無能盡辨之者哉使工模其文刻於石又并圖其象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焉終

此意者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諜次其世謚迺爲能盡之

神鐘記

明豐坊

海鹽禪悅寺神鐘勝國時宣慰楊梓以海外銅鑄建六丈樓懸之聲聞數十里國朝天順中忽無聲渡海者覩其影波閒浮屠用法攝之乃復聲成化初樓圮浮屠嘗於財建之畀邑產悉侏儒焉今上之六年樓再圮鐘沈塗邑復病尫於是董隱君從吾偕厥子進士穀進浮屠

法聚氏相謂曰夫樓卑而侏儒産焉塗沈而病瓩焉鍾之神其闗於民之休戚也若此樓曷可弗興七年正月壬午乃盟將集四方之樂施者庚子鍾忽自聲若扣百有八給事屺山許公宿茶磨閧焉於是鍾之神益顯南宫子猶閧而歎曰鍾冶物也而闗乎民之戚休將怪耶誕耶𧭈象敎之顯耶其山川之霛鍾於斯耶吾勿得而知也從吾子非誕者也嘗學於聖人之道而非惑也唯斯鍾之神殆必有說其惓惓焉民之休戚志則可嘉已

古之君子學也凡以行其道也其於民喘息通焉故有呱呱弗子昧與俟旦席弗煖突弗黔者已今之君子殆不其然下乃牧伯守令完簿書塞厥責斯良矣其有志於民之休戚者乃為迂為矯為狂為戾澤固不民逮而斥且去矣是以仕者其來也若燕賓其去也若敝冠民亦罔離厥衷反下傾為雝焉夫若此者將斯鐘弗若耶進士穀固將仕者也從吾子則隱君也而弗忘乎民若此吾用益愧有位者無惑乎董子之神斯鐘也使有位

者恒董子之志廓微核真數博策久斯輔天地贊化機
神將在其人在其鐘邪從吾子適然興曰善善子之言
賾矣邃矣吾將碑之為神鐘記

戰馬記　羅洪先

王夔齋公禎濟陽公孫也濟陽死靖難公死賊獲贈于
朝任一子廣吉水稱忠義家莫過之至其戰馬事有足
為世戒者始公以太學生除夔州府通判纔五月會荆
襄賊石和尚流刧入夔焚巫山縣治是時同知蘇州王

公受牒捕賊性柔怯而險猾故託疾不敢出一兵公忿忿面數之曰汝食朝廷禄所主何事忍委赤子餓虎口耶即代勒所部民兵晝夜行至則巫山已破賊方聚山中索擊之殺渠桀三十三人餘盡遁乃行縣撫傷殘招潰散久乃得歸居三日賊復刧屬邑大昌公促王王又不行而瞿塘衛指揮曹能柴成兩人與王素黨結避禍多方詭辭庇之且激公曰公誠為國家出氣力肯慨然復行乎公即聲應曹柴兩人故酌酒更許以身相翼實

為脫王計公即日勒民兵夾曹柴兩人赴之與賊夾水陣已而麾民兵畢渡趣戰曹柴望走公陷圍中自寅及申人馬疲誤入淖田不得脫賊欲降之公大奮罵賊怒以刀斷其喉及右臂墮淖中馬逸去成化丙戌五月九日也始公赴大昌道宿木商家商故新淦人且稔公知賊不敵不敢言是日將歸有物嘯于山者商驚祝曰為王公耶果爾當三嘯止如其言商密與家人負篑往尋亂尸見衣白紗半臂者公也載篑上令不深沒自死所

至府三百餘里馬奔歸府門閽長嘶踶其扃若告急狀守者納之血淋漓毛鬣盡赤衆始駭公已死而賊尤不解後死之二十五日子廣始隨木商往殮之面如生不以暑腐然貧甚不能歸盡售行李與馬為資而王意在馬不償值竟徒手得之櫬既行距殮之二十五日夜且半馬哀鳴特異王命秣者加筴豆不為止王疑秣者紿已自起視櫪馬騤前嚙其項不釋口久乃得脫復奮首擣胸仆之地不省人翌日嘔血數升死賊既平有司正

功罪曹柴亦被誅嗚呼自昔相傳義馬事不一二皆言臨難能相濟也若夫辨讎怨微隱間切齒碎膺期在必報即在人猶且難之豈公忠義之氣通於鬼神有以使之然哉彼欺人不見中以機既得自全復利其所有此其計至深秘也然卒不可逃若此世嘗言至靈者人畜之至賤宜莫犬馬若也銜轡所制鞭策所驅固有衣冠介冑所不逮者至於施報反覆巧發間值奇崛變怪反出於貴賤靈蠢之外是孰為之主而一不少錯嗚呼可

不畏哉可不戒哉

補燭記　王雲鳳

弘治柔兆執徐八月哉生魄余直夜祠部吏人進燭瞑目而坐頃之瀝瀝有聲乃睇焉則燭之膚内溶而逆㴱有故箋列而防之以為奇策復瞑目坐鐸巡者報一鼓開目視則炙箋離披汗四潰出循膚而下懸者纍纍如晝猴子母手接探澗果狀墮几而矗者若怪石枯松層樓鋭塔奇者若嬉兒伏犬最奇者若老翁負子未角之

殰奔而返顧蟻蜂蛄蚓攀緣而上其汎濫如江河㸃綴如珠玉者不數而其勢潛然未已也余曰息焰可免乎吏請以末鹽補其缺徐以其餘為之垣燭爐不復壊也嗟乎燭以堅為體以明為用以不壊為材吾之燭豈固不良於他燭耶内有所熾不能自制而外無勁臣强藩相與周旋保持之吾且閉目焉故戔之防適以為病吾且以為竒策焉向非吏之請其不為棄物也哉余於是有感焉治安之國光大之朝或登一匪人行一戾政則

衆嘵嘵焉訴嘖嘖焉議矣及乎小人之黨既繁而政之積獘益甚耳目習慣以為常非惟不形之言亦復不介於心而風俗始變國家始衰矣庸劣之君宜弗之覺方且以故䇳治之者世豈少哉漢而唐而宋千載一轍吁其可慨夫鹽之價非貴也吏之言賤也而可使吾燭為良燭然則興治之策拯獘之才世未嘗乏顧人不知用之耳載籍稱揚側陋詢芻蕘又曰為政在人余於是乎重有感

譙樓鼓聲記　祝允明

居卧龍街之黄土曲北鼓出郡譙聲自西南來騰騰沈沈如莫知其所在嗚呼鳴霜叫月浮空摩遠敲寒擊熱察公儆私若哀者若怨者若煩寃者若木然寡情者徒能煎人肺腸枯人毛髮催名而逐利弔寒人惋孤嫠戚戚焉天涯之薄宦嶺海之放臣巖竇之枯禪沙塞之窮戍江湖之游女以至惸孽背燈之泣畸幽髡釼之憤壯俠撫肉之歎迫於悲雅若犬愁蛩困蚓且鳴號不能已

嗚呼鼓聲之悽感極矣歲庚戌五月十八日丙夜聞之以為記

胡貿棺記　唐順之

書傭胡貿龍游人父兄故書賈貿少乏資不能賈而以善錐書往來諸書肆及士人家余不自揆嘗取左氏歷代諸史及諸大家文字所謂汗牛塞棟者稍刪次之以從簡約既披閱點竄竟則以付貿使裁焉始或篇而離之或句而離之甚者或字而離之其既也篇而聯之句

而聯之又字而聯之或聯而復離離而復聯錯綜經緯要於各歸其類而止蓋其事甚淆且碎非特他書備往往束手雖士人細心讀書者亦多不能爲此貿於文義不甚解曉而獨能爲此蓋其天竅使然余之於書不能及古人蠶絲牛毛之萬一而貿所爲則蠶絲牛毛之事也嗟乎書契之不能還於結繩書契又繁而不能還於簡也固也然余所以編書之意遠矣非貿則余事無與成然貿非予則其精技亦無所用豈非所謂各致其能

者哉賀平生無他嗜好而獨好酒傭書所得錢無多少皆盡於酒所傭書家不問傭錢必問酒能饜否賀無妻與子傭書數十年居身無一壠之瓦一醉之外皆不復知也其頽若此宜其天竅之亦有所發也予年近五十兀兀如病僧益知捐書之樂視向所謂披閱點竄若餓我者葢始以為甘而味之也甚深則覺其苦而絶之也必過其勢然也余既不復一有所披閱點竄賀雖尚以傭書糊口諸士人家而其精技亦虛閒而無所用然則

古所謂不能自為才者豈獨士之遇世然哉此余與𠂤之相與終始可以莞然而一笑者也予既不復有所披閱點竄世事又已一切無所與則置二杉棺以待長休𠂤無妻與子無一錢之蓄死而有棺無棺不可知念其為我從事久也亦以一棺畀之而書此以為之劵嗚呼百餘年後有書或行於世而又或偶有好之者慨然追論其故所刪次之人則予之勤因以不沒而𠂤乃無以自見是余專𠂤之功也余之書此亦以還功於𠂤也雖

然余既以披閱點竄為雛而豈欲後人又以披閱點竄知余也哉然則貿之硉硉勤苦從事於割截離合而一付之無何有之鄉也與一醉亦無以異也其亦何憾之有

核舟記

魏學洢

明有奇巧人曰王叔遠能以徑寸之木為宮室器皿人佛以至鳥獸木石罔不因勢象形各具情態嘗貽余核舟一蓋大蘇泛赤壁云舟首尾長八分有奇高可二黍

許中軒敞者為艙篛篷覆之旁開小窗左右各四共八
扇啟窗而觀雕欄相望焉閉之則右刻山高月小水落
石出左刻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用石青糁之船頭坐三
人中峩冠而多髯者為東坡佛印居右魯直居左蘇黄
共閲一手卷東坡右手執卷端左手撫魯直背魯直左
手執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語東坡現右足魯直現左
足各微側其兩肩相比者各隱卷底衣褶中佛印絶類
彌勒袒胸露乳矯首昂視神情與蘇黄不屬卧右膝詘

右臂支船而樹其左膝左臂掛念珠倚之珠可歷歷數也舟尾衡卧一櫂櫂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右手攀左趾若嘯呼狀居左者右手執蒲葵扇左手撫爐爐上有壺其人視端容寂若聽茶聲然其船背稍夷則題名其上文曰天啓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遠甫刻細若蚊足鉤畫了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丹通計一舟為人者五為窗者八為篛篷為櫂為爐為壺為手卷為念珠者各一對

聮題名并篆文為字共三十有四而計其長曾不盈寸葢簡桃核修狹者為之䰟子詳矚既畢詫曰嘻技亦靈怪矣哉莊列所載稱驚猶鬼神者良多然誰有遊削于不寸之質而須麋瞭然者假有人焉舉我言以復於我我亦必疑其誑乃今親覩之繇斯以觀棘刺之端未必不可為母猴也嘻技亦靈怪矣哉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八十九 九十

詳校官中書臣李釆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胡觀瀾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八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記三十　議論體後同　以下學宫

問國學記　唐舒元輿

先王建大學法以教國胄子欲敺人歸義府也故設官區掌嚴大其事明公侯卿大夫必由是出元輿既求售藝於闕下謂今之大學猶古之大學將欲觀焉以自為

下士小儒未嘗覩天子庠序欲往時先三日齋沐而後行行及門下脫蓋下車循牆而趨請於謁者曰吾欲觀禮於大學將每事問之於子可乎謁者許諾遂前導之初過於朱門門闥沉沉問曰此魯聖人之宫也遂拜之次至於西有高門門中有厦屋問之曰此論堂也予愧非鴻學方論不敢入導者曰此無人乃虚堂爾予惑之遂入見庭廣數畝盡墾為圃矣心益惑復問導者曰此老圃所宅子安得欺我耶導者曰此積年無儒論故庭

化為廢地久為官於此者圖之非圖所宅也循廊升堂堂中無机榻有苔草沒地予立其上悽慘滿眼大不稱嚮之意復為導者引又至一門問之曰此國子館也入其門其庭其堂如入論堂俄又歷至三館門問之曰廣文也大學也四門也入其門其庭其堂如國子其生徒去聖人之奧如堂館之蕪嗟乎詩書禮樂國之洪源也濬其源天下可以光潤窒其源天下為之顛頹故唐堯知其如此亦先命廷臣典三禮教冑子誕敷文德於

天下天下之屋皆可封及夏殷時其孟也則必能濬之其季也則皆自室之自室之時天下之屋皆可誅至周室有文武周公勃焉而作復唐虞之道行五六百年而付仲尼仲尼承之孜孜日夜席之不暇煖祖述之憲章之發揮於鄒魯恢張於洙泗上磨蹦三光下垂之無窮其徒有入室者升堂者及門者散滿天下雖丁周季而天下姦臣賊子猶解曰周孔之教不敢妄動以此則文之教豈可須臾而弛耶至嬴政犯之室其源源未絶而

自已絕於天矣漢初纔息干戈復濬其源而伏生公孫弘倪寬卜式之徒並出維持戰爭之漢二百年間無所沒墜皆周公仲尼之力也國家用干戈取天下其道正於漢氏及闢儒宮立素王祠設學官命生徒崇盛館宇固亦不下漢氏然自冠生幽陵軍旅之事始勝俎豆故太學之道不得不衰涼今皇帝傳大寶七祀生獻吳濞蜀禪於邸廟梟夏逆首殛潞子姦師拔魏世家此用兩階之舞可謂至矣今滇澥無揚波兵器可以櫜之虎皮矣

乃大修周公仲尼之道之時也而太學且猶衰涼之若此豈非有司之不供職耶羣公卿士之不留意耶不然何使巍巍國庠寂寞不聞回也賜也説繹道義之聲雖館宇雲合鞠為荒圃可謂大國虛設以自欺也愚甚不敢取且懼周公仲尼之道没墜於泉遂記其所荒之大畧以喻有司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宋歐陽修

釋奠釋菜祭之畧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

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畧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樂國有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為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

高第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為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廢學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為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没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没有所享以為夫子榮

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為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畧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畧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賔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為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大宋之興

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為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縣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為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制度為俎豆籩篚罇爵簠簋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朞月稱治又能

載國典修禮典樂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諰諰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南安軍學記　蘇軾

古之為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為學者四其大則取士論政其小則弦誦也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

語曰有恥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庶頑讒說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而尚未可棄者故使樂工采其謳謠諷議之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不悛者則威之屏之僰之寄之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侯以明之何也曰射所以致衆而

論士也衆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序黜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致衆衆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仁人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論政不取士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噓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

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論政可謂近古然卒為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朝廷自慶歷熈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况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士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聞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力費於官者為錢九萬三千而助

者不貲為屋百二十間禮殿講堂𦬆夫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為潮州軾自海南還過南安見聞其事為詳士既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羸糧而從軾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為鄭子産也學者勉之無愧於古人而已

慈谿縣學記　王安石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為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

偪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為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

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摶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谿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令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

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為而去時慶歷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為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為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為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為其幾於此者林君固賢令而慈谿小邑無珍産淫貨以來四方遊販之民田桑之美

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為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為人師者為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為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

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虔州學記　王安石

虔州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交廣閩越銅鹽之販道所出入椎埋盜奪鼓鑄之姦視天下為多慶歷中嘗詔立學州縣虔亦應詔而卑陋褊迫不足為美觀州人欲合私財遷而大之久矣然吏常力屈於聽獄而不暇顧此凡二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月提點刑獄宋城

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考之以十月者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此不勞而齋祀講說候望宿息以至庖湢莫不有所又斥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内外完善矣於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已而來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鐘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為之官師為之學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辯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則彼

不知者驅之爾然士學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不至則奈何先王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為勸沮而已也然亦所以為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為卿大夫其次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為士此舜所謂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駿者又不止此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為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則撻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識其惡待之以歲月之久而終不化則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所謂威之者也

蓋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於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歷數所以時其遲速命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為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酬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為人用其流及乎既衰矣尚可以鼓舞羣衆使有

以異於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代從容無為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詠嘆之不息凡以此也周道微不幸而有秦君臣莫知屈己以學而樂於自用其所建立悖矣而惡夫非之者乃燒詩書殺學士掃除天下之庠序然後非之者愈多而終於不勝何哉先王之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性命

之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無也經雖亡出於人心者猶在則亦安能使人舍已之昭昭而從我於聾昏哉然是心非特秦也當孔子時既有欲毁鄉校者矣葢上失其政人自為義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患乎有為之難則是心非特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此而發尚同之論彼其為愚亦獨何異於秦嗚呼道之不一久矣楊子曰如將復駕其所說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葢有意乎辟雍學校之

事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從之矣今天子以盛德新即位庶幾能及此乎今之守吏實古之諸侯其異於古者不在乎施設之不專而在乎所受於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乎無所於教而在乎所以教未有以成士大夫仁義之材處雖地曠以遠得所以教則雖悍昏嚚凶抵禁觸法而不悔者亦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況乎學問之民故余為書二侯之績因道古今之變及所望乎上者使歸而刻石焉

宜黄縣學記　曽鞏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絃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為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

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
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
動其意者為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
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
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户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
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
所施為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葢凡人之起
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體皆

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為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為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

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葢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歷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為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黄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

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為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為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

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
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
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為令威行愛立
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
憤之俗作為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
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
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
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為者若夫正心修身為國家天

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黨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筠州學記　曾鞏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正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為善

矣又争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臆穿鑿為説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茍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於强暴之閒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簒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於今士乃有特起

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姓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敦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

故何哉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磨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强而能也令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與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令之事

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歴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葢二十有三年矣始告於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𠋫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宫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湢庫廐各以序爲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

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為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為記而使歸刻焉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朱熹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

詩禮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葢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於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為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

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為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為功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絶學捐書而相與馳騖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歟婺源學宮講堂之上有重屋焉牓曰藏書而未有以藏莆田林侯虙知縣事始出其所

寶大帝石經令上神筆以填之而又益廣市書凡千四百餘卷列庋其上俾肄業者得以講教而誦習焉熹故邑人也而客於閩玆以事歸而拜於其學則林侯已去而仕於朝矣學者猶指其書以相語感歎久之一旦遂相率而踵門謁熹記其事比年以來鄉人子弟願學者衆而病未知所以學也子誠未忘先人之國獨不能因是而一言以曉之哉熹對曰必欲紀賢大夫之績以詔後學垂方来則有邑之先生君子在熹無所辱命

顧父兄子弟之言又熹之所不忍違者其敢不敬而諾

諸於是竊記所聞如此以告鄉人之願學者使知讀書

求道之不可已而盡心焉以善其身齊其家而及於鄉

達之天下傳之後世且以信林侯之德於無窮也是為

記云

餘干州學記 元 李謹思

餘干既升州延平祝宜孫首典學事顧瞻禮殿凛焉欲

壓曰是非所以答曲成而斬陰誘也春秋歲祀尚顧歆

兹則將何辭以告歲不登卒卒未遑又明年為有年亟謁諸邦伯邦伯亟捐貲以相有位競勸為士翕然佐之既鳩既僝其材貞且良其棟視曩隆四尺飛簷特起其勢欲翬綠之以闌楯飾之以朱碧重門棨戟森布禮行用幣罔或不虔聖靈洋洋如臨如對祝君曰邦伯之惠侈矣孰記其成為斯文千載計乎書來曰邦父兄子弟意也勿復辭余於是學也童子習之今去之二紀而遠舊殖荒落無以應來者敬謝不敏祝君曰邦父兄子弟

必於斯且聖靈洋洋如臨如對惟斯文也而後有以繼
有以貽必記諸余惟有記以來吾家泰伯横絶今古蓋
取范史及儒林舊論鍛礪而馳騁之曰教道之結人心
如此美則美矣而未大也教行於上古而契為之初自
契至於湯迄有天下自湯至於武丁伊訓每有師説命
每言學紹契之功以化天下千餘年殷化為周殷士之
膚敏者皆為周有教之力耶余觀周誥多士累云云猶未
定然則有多於膚敏之士者矣叩馬於牧野辟於朝鮮

意猶未釋然然則有先於膚敏之士者矣當時以為義在焉弗之可兵也洪範在焉弗之可臣也歌有采薇詩有麥秀一風二賦與雅頌並行於是世不為叛見不為駭聞而風俗成矣豈惟殷之教賴以不墜周因於殷以植遺教雖周猶嘉賴之周轍又東四代禮樂與魯春秋逸而之洙泗之上書王書天昭天之命討於天下周其猶天乎東周之志無所於酬而繼周者又捷出則殷周奚擇焉顧油油然曰某也殷人也援已墜之殷以自異

烏在其爲魯司寇耶視乃厥祖於書曰公於詩曰客猶稱微子仲終身焉將無類是乎若是惑滋甚請借漢以明之漢何以命孔吉爲殷紹嘉侯嘻乎其兆見矣古之人古之人知言如齊太史嘗語人以其故而孟僖子先得之吾在萬世如見之蔽以二言夫殷祖契而孔氏其雲礽夫教契肇端至孔門而大備微契則人近於禽獸而禹稷無完功微孔子則臣子之無所懼者胥而龍蛇虎豹以厲斯人而契之功熄大哉殷道其以教始終乎

天欲報契也故以殷郊欲紓契之傳也故以魯祠孔子殷祭器歸周而郊契猶八百年孔禮器歸陳何有哉而祠於魯達於天下千五百年而未止則夫中路而旁奮暫寄而永垂昔也支而今也嫡以小宗之餘復自為宗世世萬子孫齊明以祭無窮期其為紹嘉孰大焉殷多先哲王在天可以囅然而笑矣吾將復於吾泰伯曰敎道之格天心又如此嗟嗟殷士其逋播而為頑者不知其後之至此也其祼將而為膚敏者亦不知其後之至

此也吾言或匡衡梅福所未發天地開闢教之始終聖賢之統緒天道人事之應咸具焉非邦舊遊興起斯文無以發余之言者矣前戊午祀先賢於學曰忠定家焉忠獻此乎館焉若文忠江公庚子之守吉也游焉息焉忠定之孫有丙子守安吉者焉爵德齒不同而其歸同久之復傳說祝君謂當并祠余特筆并書之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八十九